

即将逝去的“火塘”

□ 薛勤学

火塘,又叫“火坑”,也有的地方称“火铺”。通常是在房内挖一个土坑,用砖砌或石头垒。有的在厨房旁边,有的在堂屋,有的设置在专门房间。火塘的种类有多种,或贴墙留有烟窗,或居于房间正中,在火塘中立三块石头、砌成一圈以备烧水煮饭之用。有的地方主火塘里终年烟火缭绕,白天煮饭,晚上烤火取暖,燃料以木柴为主。

火塘或方或圆,一只吊罐或烧水壶吊在火塘中央,四周可围坐七八人。老人烤火,要的是个伴儿,塘里的小火苗燃烧在火塘中央。悬挂在火塘中央的铁壶晃悠悠,“啾啾啦啦”地响动从壶嘴冒出来,一缕一缕的热气也晃悠悠。冬日里几乎家中的所有大事小情在火塘边谋划,老人一边忙着手中的针线活,一边念叨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……

随着易地搬迁、新农村建设、扶贫政策的实施,城乡结构正在潜移默化中趋于统一,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,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,只是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,让人们猝不及防,昨日还在山里围塘烤火,今日已住进城镇中的楼房,山民进减少,老房在减少,石磨石碾也在减少。火塘,一种存在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也即将逝了……



江南江北是安康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工程,也是安康的脸面和门户,一河两岸风光旖旎,水色无限,人们对它赞叹不已。周末的一天,笔者沿着汉江一桥到汉江四桥的步道散步,再次领略了江北和四桥的魅力。

走到一桥北端滨江大道时,看到江上日新月异的变化,内心感触很深,笔者过去在江北居住多年,对江北情有独钟。这里以前是一片荒滩,夜里黑暗一片,岸边停靠着几艘采砂船,到处皆是垃圾,臭气熏天。如今,江北滨江大道花草树木相得益彰,错落有致,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来这里散步,心情再惬意不过了。

在亲水广场上散步,映入眼帘的是绿树泛青,流星雨,五颜六色的花卉,玫瑰红的是地菊,紫红色的是蝴蝶花,站在护栏前,前为住宅楼,二三层是商铺,身后是汉江,碧波荡漾。广场上的人三三两两,有情侣,有家人,有朋友,忘却了白昼的疲惫和所有的不快,尽情地放松心情,享受汉江边的美好生活。立于亲水广场下面,汉水尽在眼前,烟波浩渺,极目远眺,团团的绿意朦胧,似乎将这一河水揽在怀中,氤氲出袅袅烟雾,影绰得宛如仙境。水面上几只水鸟时而游弋嬉戏,时而追逐嬉闹,好不悠闲自在!仰空舒臂,闭目神游,恍如纵苇凌波,大有“羽化而登仙”的不羁与超然。

滨江大道上锻炼的人很多,人行道上挽臂缓行的白发老人,石凳上耳鬓厮磨的小情侣,三五成群谈笑风生的学生,大手牵小手的温馨一家,坐在石凳上将风景织进毛衣的妇女,还有那亲水而憩、飞檐翘角的古风建筑,红枫绿叶间掩映的石桌石凳,杂草丛中冒出一朵白



砖头街

□ 牛谦才

新城的砖头街如同老城的砖头街一样,它已从人们的视角中消失。作为旧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,它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,也反映了新时代的文明进步。

老一代的建筑工人在谈到安康旧街巷的建筑特点时说:“老城西关的民宅多以青色毛石为主,东关的民宅多以青砖为主,新城不存在水患威胁,民宅大都为土糊砌(木模制作的半潮半干的土坯)。”

砖头街作为乞丐,俗称叫花子的聚集住所,全是用拣来的半截砖头垒起的破烂低矮棚子,住者不属固定居住的地方居民,也不属移民,而是介于游民或棚民之间。

安康军分区是上世纪70年代向北延伸,增容扩建的。扩建前,新城卫生院围墙外是一片开阔地,与西并街相通。砖头街即由城门沿内城墙深入30多米,再向南50余米,右拐西30多米,呈之字形,严格地说,砖头街是新城北正街的附属巷子。

砖头街是旧中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,因为它与叫花子捆绑在一起,街名往往出自百姓之口,难登大雅之堂,志书不会记载收录。

正面出现的是官办机构,养济院。自明代始,至清代末,安康一直有收养穷民机构。老城养济院水毁后,同治九年(1870),迁院于双溪寺左边。建院,迁院,修院诸事宜,知府和县令均勒石以记。

养济院收留的大都是当地的孤寡老人和孤儿,数量十分有限。城墙内,城墙外,近在咫尺,养济院与砖头街并存,官与民都一言难尽。

养济院收留的对象是有根有底的穷民,也有许多是保卫城池战死的兵丁遗属,带有一定的优抚成份。而砖头街的叫花子,身份比较复杂,有因身体缺欠而失去劳动能力的,有因天灾人祸或伤病无钱医治的流离失所者,痴聋傻哑者有之,明达事理者亦不少,也有假叫花子混入其中。

同治初年,湖北人陈德才率部围城两月攻下新老二城。传说事先有扮作叫花子的探子以讨饭为名潜入城中侦察驻防,首先突破新城东南线薄弱点,乘夜爆破城墙得逞。驻防于新城的兴安总镇署亦暗派探子扮成叫花子混入砖头街,作职业侦探。

名副其实的真的叫花子一般都很懂礼节,痴聋傻哑者也能区分出好与歹,他们并不是一群穷吃饿喝的乌合之众,他们是不得已而走上这条道上的弱势群体。对于经常救济他们的人家,若过红白喜事,叫花子中的头先去联系,或请饕帮忙捧场,或根据自己的经济处境,象征性地送份子。若是不收,他们会认为是主人瞧不起叫花子,主家往往是推辞一番后热情照收。主家酒席款待,八道正菜只吃完三道菜,叫花子就退席道谢,以示他们的人格尊严。笔者二十多年前曾走访过几位高龄老人,他们说:“真正的叫花子硬棒得硬,把脸面(尊严)看得个紧,除了要饭,不贪占其它便宜。”



四桥水色

□ 李永明

线,映射在河面上摇曳着淡淡、圆圆的光晕。前几年栽下的旱柳,每一株的顶端都生出了细细的枝条,像一把把倒立着的扫帚,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。绿树环绕着碧水,碧水倒映着绿树、蓝天和白云。树上的小鸟也被太阳叫醒了,一只只扑棱着翅膀陶醉在自己清脆、甜美的歌声中。各色小花,颜色艳丽,香味浓烈,像一坛新酿的美酒,飘来醉人的味道,在阳光下喧闹着招蜂引蝶。一只只蜂蝶停在红情绿意中幽情秘恋,它们要醉了,醉在这花的幽香里,醉在这人的情谊中。

四桥下面最为活跃的要属各种各样的水鸟,最常见的白鹭、大雁、天鹅、野鸭,它们陶醉在这没有粉饰、质朴而圣洁的美景之中,叽叽喳喳闹热了汉江。三三两两相互亲热、嬉戏挑逗。特别是一只只白白的野鸭拍打着扇一样的翅膀在水面上时起时落,鱼儿也耐不住水下的寂寞,羡慕外边世界的喧闹,不时地偷偷顶出水面吐出一个个圆圆的水泡,享受瞬间的精彩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群赤麻鸭,它们长相很有特色:棕黄色的颈、喉和前颈,赤黄褐色的胸部、背部及两肩、下背稍淡,腰羽棕褐色,尾和尾上覆羽为黑色,翅上覆羽白色,而幼鸟为灰褐色。成天在水面上游来游去,时而潜入水中,时而浮出水面,赤麻鸭爸爸妈妈游弋在周围呵护着它们。大鸟生性敏捷,一有动静就警觉地张开长长的翅膀腾空

而起,边飞边叫,盘旋在河面上空。飞回时,两只爪子轻轻踩在湖面上,踩出了一层层涟漪,荡开一圈圈波纹,在阳光的照射下像绣了金边儿似的无休止地一圈圈推开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赤麻鸭属迁徙性鸟类,目前世界总的种群数量约3万只,在我国越冬种群数量仅为2800多只,已被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》国际鸟类红皮名录。如此名贵的鸟类出现在汉江四桥附近,是安康人的幸事。它们选择了这里的蓝天,选择了这里清洁的一泓江水。汉江给它们提供了繁衍生息的环境,它们深爱着这里的碧水蓝天,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,它们也给汉江平添了无尽的活力和生机。希望这些幼小的赤麻鸭在这和谐优美的环境中,在父母精心呵护下快快长大,像它们的父母一样翱翔蓝天。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时,再来汉江河畔上繁衍生息。

太阳渐渐地升高了,汉江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开始了新一天的辉煌。我想起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:“独怜幽草涧边生,上有黄鹂深树鸣。碧草茵茵,绿树幽幽,蜂蝶翩翩,鸟儿啼鸣。这是清丽的色彩与动听的音乐交织成的幽雅景致。

河风夹着一丝潮湿,滋润着我的思维,飘向我的笔端,我已不知如何表情传意才能真正诠释你的美丽,夕阳渐渐西下,一望无际的河水洒满了舒心的暖色,听着鸟儿发出的鸣叫声,我仿佛也融入了这幅美景之中。



那年我扮“摇婆旦”

□ 刘全军

说起来可能谁都不信,少年时的我也曾玩过一回“彩龙船”,扮演过“摇婆旦”“丑角儿”,也算是人生中平添了一出难忘往事,至今回想起来忍俊不禁。

“摇婆旦”是我的家乡紫阳民间社火玩“彩龙船”的角色之一“婆旦”的方言叫法,因角色的泼辣、诙谐,手摇蒲扇,扭动腰肢,通过各种细腻的步伐舞动表现船身的晃动,说白了,就是个搞笑的角色。什么角色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参与群众文化活动中着实的热闹了一场,过了回“玩把戏”的瘾。

我的老家瓦房店是任河下游最重要的商埠古镇,有着200多年的历史。古镇虽然已消失在瀛湖水中,遗存下来的就只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北五省会馆了。曾红极繁华的景象活跃在地方史志中,不时被文人游客翻出来咀嚼,并在会馆壁画再现其艺术魅力。年少记忆里,古镇是香香的,热热的,也是贫困的。即使日子过的再艰难,该热闹的时候依旧热闹,热闹让贫困的生活就显得红火,日子过的就不再冷清。平日里,隔三岔五常见一伙大叔大妈聚在一起敲锣打鼓地唱“花鼓子”,一条街都热闹起来。我家对门就住着一位姓叶的女民歌手,与我沾点亲戚,见面我叫她叶姨。她吵架的声音大,唱歌的嗓门更大,是个热心快肠的人。她的家就是个“歌台”“舞台”,群众业余文化娱乐多半是在她家里面折腾的,一闹腾起来,门前围观的人把街都堵了。我小时候好奇心重,爱往人群里扎堆,她家里一唱起来,我就坐在他们跟前,边听边往本子上记。不是专门要去搜集民间文化,而是觉得唱得好听,记下来暗地里学唱。每年春节闹社火也是由几个玩家子集聚在她家商量牵头搞起来的,不图啥利益,只图个热闹。正是这些非功利性民间艺人的不图之乐,自觉地把民间文化传承下来,让乡情乡愁的记忆不曾浪漫。

我很清楚地记得,1984年的春节,任河流域的所有镇子都是清冷的,因头一年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,家园恢复仍在继续,谁还有心思去图热闹啊!过年冷清了就显得没劲,正月月初十过后,几个民间艺人就开始在叶姨家张罗玩“彩龙船”。“彩龙船”是现成的,只需用各色彩纸点缀装饰即成;灯笼也是现成的,拂灰掸尘之后依旧新巧,这一套玩意儿每年“玩船”后都是交由叶姨精心保管的。“彩龙船”属情绪性舞蹈,角色由艄公、小旦、摇婆旦、伴舞相互搭配成趣才起兴,每年都有固定的人表演,因遭了水灾,人们的心情沉闷,伴舞的两个媳妇不愿再出面,扮演摇婆旦的那人托病不出,为难之际,叶姨一把抓住我,说:“离了红萝卜咋还成不了席面了,让黑子来扮摇婆旦!他人瘦,脸皮厚,出得了众。”黑子是我的小名,我到现在都没闹明白为啥给我取这么个难听的小名,而且到现在每次回乡,长辈见了我也都直呼我的小名。我也觉得好玩,叶姨一点我的名,我乐呵呵地答应了。于是现教现学,不到半个小时的好平快培训,我就掌握了基本的要领和技巧,扭动腰肢舞了起来,逗得众人大笑,都说:“玩得真好,舞得像。”我的婆婆最讨厌叶姨一伙人玩那些她认为莫名堂穷快活的把戏,见我当众献丑,操起那根吹猪的竹响笛,气呼呼地向我劈头打来,我赶紧就跑开了,起哄地笑声像冬天的风一样呼啸……

出灯的前一天先要“报灯”,一群小孩高举着灯笼,敲锣打鼓游街一个来回,算是预告翌日将出“社火”。正月十二晚上正式出灯了,出灯前照例要先“预热”一阵。只听得鞭炮响起,锣鼓齐鸣,艄公“哟嗨”一声,彩龙船便徐水般滑出,然后依次表演船儿让水、上浪、下滩、颠簸、回旋等一系列水上行船动作,待锣鼓一停,花鼓子便长声吆喝起来:“正月里来过新年,男女老少齐欢畅。舞起龙船下汉江,幸福生活日月长。”花鼓子是一种即兴演唱的民间歌曲,见啥唱啥,想啥唱啥,男女老少都可以现场客串,词的结构一般是每段七字四句,在第二句后数板词都不受限制,伴奏锣鼓基本都是三板式,旋律调式为征调式,现场感很热烈,无论是高山区唱法还是低山区曲调,听起来高亢激越,优美动听。冬天的天气短,夜深长,眨眼功夫,天就黑了,执事的人简要交待了注意事项,就开始出灯了。从上街头到下街头,每家每户都要去拜年,每家提前都准备了鞭炮和花筒,彩龙船一到,点响鞭炮,燃放花筒,以显示主人热情。古镇年月长,说大,相对于任河流域的所有集镇来讲,也不算小,落得个“小汉口”的虚名;说小,小到现在连影子都看不见了,连地名都没了。都是岁月惹的祸。生活在古镇的人,发高烧说胡话也能把各家各户的底细捋的一清二楚,所以彩龙船舞到谁家,都会现场“看碟下菜”唱得有声有色,博得一场欢心。记得那晚彩龙船舞到中街王家,王家是古镇第一个出大学生的人户,而且是接连出了两个飞越陕西的大学生,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世禄之家,书香之族,人人不得不尊崇的。“彩龙船”在王家门前停留了许久,舞得热火朝天,唱得山欢水笑,至今我还完整的记得一曲有人在王家门前唱过的花鼓子词:“喜盈盈来笑盈盈,龙船来到王家门。王家门是书香门,门前街檐能跑马,门后阳沟能行船。能跑马来能行船,十个儿子九个官,个个点状元。”热情和赞誉彼此起伏,算是给足了王家的脸面。

我原本以为扮“摇婆旦”很好玩,其实很累。彩龙船一条街舞出头,已是半夜了。长时间的跟随船前船后微屈膝小跑,同时频频拍打蒲扇,扭动腰肢作幽默诙谐状态,腰腿酸痛得难受,却又不能懈怠,只能咬牙挺住,觉得那一夜好深好深,街道好好长长。最让人恼火的是,燃放的花筒四射,溅到皮肤上又痛又痒,溅到衣服上非破即焦,花灯围在彩龙船四周,蜡烛流下的眼泪滴落在身体任何一个地方都让人不安。舞到半夜终于“窝灯”了,回到家倒头便睡了。第二天,母亲看着我躺在床上疲惫的样子,心疼得落泪,而我则心疼那身过年的新衣服再也穿不成了。

私人档案

「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」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云海

陆青波 摄



深山飞瀑



罗晓东 摄

归航

唐正飞 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 (策划:吴平 组稿:唐大明 卜一兵)